# 标志老盛

徐皓峰

我们一班人，对外称盛天泓是我们学生时代的标志，以致他一位外国求学时期的校友说："他脾气大，独断专行，都因你们当年太捧他。"

其实我们当年是误解他。追任为标志，感慨万千。

脾气大、独断专行不是捧出来的，是他本有的。经过二十年时光，尝了各种昏昏浊浊，才知是美德。

1989 年，第一次见到老盛，几个老师们在传这班里有个小天才，考试画作灵气逼人。他来自杭州，不像南方人，老盛在人群里，常呈现万里草原独我一人的状态。

他应来自北方更北的地方。

我们这一代人，是大家族成长的最后一代吧？从小到大，父母不太介入孩子心灵，都是同龄人之间彼此教育，在堂表亲、邻里家、同学里成长，四岁以后基本就没有"撒娇"这件事了，等同大人的自我认识，少年老成。

一个四五岁的孩子第一次到邻家、同学家，得体周到得不可想象，因为我们的意识不是去玩，是去"作客"。

老盛显然不属于这个系统，奇迹般活过初中，进了京城。京城过于老成，老盛如锥划沙。

附中一年级，我曾给他画过一张速写，获得他的赞誉，当时我俩都喜欢塞尚，我说是研究塞尚的心得，他立刻翻脸："我不承认！"

分析我和塞尚的差距，一说许久。

——至今记得，可想当年对我刺激之大。

他的锥子四处划，血红雪白，死伤累累。他那时唱的歌是"大地在我脚下，国际掌于手中，谁人再敢多说话？"

他还有一首歌"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"，都是他从南方带来的，激活了大家的自己保护意识后，他唱得少了，好像也失去了在北方学首新歌的兴趣。

后来，他去了德国深造。那个严肃的地方。

原来他是个严肃的人——少想到此点。我们忙于应对青春、人到三十、年过不惑…

正因为严肃，才有种种事故。班中同学，几乎个个都和老盛有一件刻骨记忆，牧人散步是天大地大，老盛也是一路走来，砸一路花草。

他从德国归来，语言逻辑周密，声线低了很多，老成的目光。但同学聚会，忽然他就呈现出孩童般的快乐状态，亲近无比，令人感慨：原来他是如此地喜欢我们这班人，只是我们当年没理解到。

我脱离美术太久，不知评论一张画该如何说辞了，观老盛新作，实是观他旧我。活过四十岁的好处，是可以看到少小青春的生灭，哪些断了，哪些壮大。

一年级带班老师说他"手感好"，手感是天赋，画西式素描，思维好的人有空间有硬度，手感好的人有浓淡。老盛对造型的边边角角常作轻处理，狐狸埋冬粮般，故意保留住些许初画时的随手笔触，全局做足后，呈现出一种拙味。

将石膏像画得像山水，除了物质指标，还有一层心思。记得附中一年级他有一张得最高分的石膏像，一位艺术早熟的女生说他的画"伤心"，惊了我，原来熟人世界之外，还有个观念颠倒的艺术世界。

第二世界不易进入，还常遭第一世界腐蚀侵犯。

老盛的"随手"，是我当年视为他最妙的东西，学不得，只能看看。今日画作，随手四溢，血型一样地存在。手感日醇，拙味里有轻盈，时而小孩耍赖的蛮劲时而屏住呼吸的小心——难练难练。

视觉鉴赏深层是触觉鉴赏，观其画面上成型不变的笔划，感知到的则是挥笔时脱腕而出的力度，短短一笔，飞翔一般。

我们学画的时代，画家是有生理指标的，触觉好的人占便宜。时过境迁，现今占便宜的是观念，看画是在看想法，凭"大样"便可取胜。

可惜了老盛的手。

上学半年，老盛右手受伤，我和燕鹏陪他去医院缝针。不多久，我也两指划伤，遇上个实习护士，急得直接把麻药往伤口上倒------为表歉意，想送我张故宫门票。

好几个同学都伤过手，预示了美术未来的走向。

另有一记，我一次开眼，受老盛所赐。老盛秘修石涛，边读石涛画论边画石膏。有很多种石涛，真的假的、状态问题、早年晚年。不好的石涛，受不了其轻薄，好的石涛拙味轻盈，老盛一路天赋所在，我学不了，后来在台北故宫见了石涛精品，隔江之远的别种才华，逼人羞愧，更确定此点。

石涛号"大涤子"，一日老盛突然友好，向我解释"涤"字，才知人生是可洗涤的。有一个开悟早的朋友，是年轻时的幸运事。

天赋所限，学不了石涛。老盛一天拿本杂志来，印刷得小小的四张吴大羽的油画，刹那间尽知其好。也是老盛私淑的前辈，1988 年过世。

这是老盛给我的最好友谊，2006 年落魄异地，意外买到吴大羽初次出版的画册，一看四小时，一切都平衡了。

老盛今日画作，一幅含着吴大羽体骸，斗转星移，好东西仍在。